

7

V
J550.8
L61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下卷

抱一子陳顯微著

七釜篇

釜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之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

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
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鸞得
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
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
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
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
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
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
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
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
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
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覲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
焉而况不可知之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
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
說亦秘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言生
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鼓
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
篇備言變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
後世學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為異端
偽書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
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即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

事者周之百為即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
得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
聖人之大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所
能礙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之謂也可以召風雨侍星辰即風以散之雨以潤
之可與佑神之謂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
制鬼神則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之
謂也可以入金石即兌為金艮為石山澤通氣然
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筮即卜筮尚
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
之變則知坎離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
搏之機然後知我之震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
兌之神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魂鬼即龍
虎之精英能凝魂鬼之炁則可以化腹中之龍虎
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姤女能取坎中之實
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
運神火照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
火本位遇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搗兔磁石

吸針二炁紐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
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昆爐
當是時則高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烹極鍛鍊成
真丹凝成至寶是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
助火候之力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
服炁嚥津藥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
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
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秘間有形於易書者
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
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為
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
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

夏造水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盡
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

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得
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
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荅曰是純炁之
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
若夫鍊形為炁使形盡化炁則聚成形散為炁矣
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炁之變化也且
蜃之為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
人物以為海市至於鷹化為鳩豹變為虎虺化為
蟬魚化為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
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
鑠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炁
而作嘔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炁雖億兆人
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為

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盖有非此
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炁
者知所以行炁則知所以鍊炁知所以鍊炁則知
所以化炁成醇矣是寶也不隨炁合不隨炁散不
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
客有去來郵常且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
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
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
者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我惟昧者不自知
爾世有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為神靈盖
信於物而不自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
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

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知為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千四百兆里為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丈為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為曆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

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為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為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十萬為億十億為兆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抱一子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為

天下先故不為主而為賓也御萬物而不為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為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爾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視此形軀為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即此意也若夫挑子五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

一而不化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炁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炁猶且不化况吾之非炁者乎何謂非炁炁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真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炁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

皆一作能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郭本於此有賢人

任化惟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

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安同人于莽而弗克攻不安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持以動止為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一性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為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為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為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為死何者為生何者為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為殺殺極則化為生而况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為非恩化為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而化為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為積怨之山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

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
恩不念讎平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
變未嘗先人而嘗隨
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
達乎朋友之歲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
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
之為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
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
已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
友之歲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
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

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
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鬼也明者人之神也鬼為木
所以輕也神為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鬼旺日
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鬼絕日沒於亥而神
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鬼神與造化俱化而不
留矣惟精與鬼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鬼胎
神至於來日輕明鬼神復自精鬼因明因寤而復
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為之母也
使鬼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鬼壞而不存則來日
之鬼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
鬼為金為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鬼神可以永久
乘負得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吉人相乘負安
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鍊鬼為金玉則吾身為大吉之
身而乘負吾之鬼神矣所以太一火符修鍊金丹
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鬼也并土為三物爾參同契

謂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鬼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鬼也鬼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鬼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此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始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鵠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

至老則殊如雀鵠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

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

淪所以為道

郭本有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在其小無內之下

抱一子曰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如是則蓍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中卜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能一中示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

著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

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

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

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

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

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

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為五

精火達為五臭木華為五色金實為五聲土滋為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某物必其數必其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淚又作泣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金又作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於神我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皆為吾用而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魄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為精在目感悲而為淚在鼻感風而為涕在身感物而為汗一同是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也但心入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爾若夫擒制五賊鍛鍊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而滅然自有非此五行之物者存乎其中為之主宰爾

關尹子曰鳥獸俄咄咄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

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
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
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句句而來逃逃而去與夫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

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為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若執之以為道即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抱一子曰物之真偽生於識聖人遇物真者亦偽之去識也真者且偽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偽矣知天下之物皆偽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九樂篇

樂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
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
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
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
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靜動

抱一子曰此一篇皆樂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
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

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
悔吝之虞故垂樂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
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
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
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熱者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
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
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
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
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物小人小事而輕忽之也
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
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
以強忍為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清惰成之
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
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則聖人雖日應萬物
而不着事不着
物而我在我矣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
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
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
人之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勇若怯
偽行其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
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
不可及則智不如愚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則
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
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
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

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
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
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
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為三未
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
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
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
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
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
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

其道爾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
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
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
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
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
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
無所見無所聞為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
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視某物者執其色以拘
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其響者執其
聲以拘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聲色不拒彼
之形響亦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
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
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
同塵以善今泛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為行古
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
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已以何
克哉已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
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已因七情
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
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
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焉有一
物存乎吾前則為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已
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矣道未能忘

文苑真經 卷一

羅應賢

馬能
有道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為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抱一子曰夫滿水於瓶則一竅而倒瀉又二竅則我蓋水之氣不宣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才超伊呂非侯王屈己降志亦無由而強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為則迫而後動感而後起此聖人不為天下先乃所以為天下先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已從人況餘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

文苑真經 卷一

六

李元

公言自議所以受禍之端皆恃一己之聰明罔人忽理而致之也既知既悔聰明何恃焉往者不可以追矣而來者猶可為也惟屈已持謙以貴下賤不恃已能不執我見納天下之聰收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之智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會於會稽受辱之後秦穆納言於崤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南西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樂成務慾慾室慾易簡恕忠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寧之學獨尚無為是則何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也聖人何心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乎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道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聖人之交抱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如父子天親不但是非賢愚而離間也若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相合聲氣相同故賢則親

愚則疎是則合非則離不出乎賢愚是非之域矣
小人之交非勢利不交也有故而合有故而離
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

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

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

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
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
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
宋尹彭田慎之言主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
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結也輕
者如今之攜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

教之六群和同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
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
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
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

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
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為己有道淺也遇訕
謗而不辯自以為己有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
自以為己有才繆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
藥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

辯者不在辯而在訥郭本章末有伏天下之勇
者不在勇而在怯二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火止火以水止水爾奚益哉昔南唐選傳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技無所施即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

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迭取諸身既如是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如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爾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況違我所長乎而况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者為人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為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

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為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其式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人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于人成之于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少

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晞覲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為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椿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心外別無道道外無別心是道也散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居食息無不在也故心為學者之急務古人修心無剪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苟得其修

大而化之而為聖苟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外胎濕
化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
異急於所緩緩於所急貪多尚奇而從事於外務
縱使得之遇窮困灾厄且不能免况度世乎南華
有言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
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是悲夫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
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
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
有所得者可暫
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
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主

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
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
道有言凝然寂然默者有言澄湛虛澈者有言空
无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
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
上乃契聖
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
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
芣苢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麤言而
悟道者有言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
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

當而
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
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
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
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
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

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
者言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
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
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

雖執至言為
梗為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

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

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
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

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
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

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
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

也况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
又况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

之法也惟能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
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

下不見
事者我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意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

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偽是之中有真非故求真得以為得真是以為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橫執以為真得真是者徃徃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為真失真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比金玉如

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為善聽善學者執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訓者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辯惟領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于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末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之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于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憐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學者可不勉旃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下卷終

子如身終

卷一